

陈建斌无悔《一个勺子》的磨难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去年金马奖获5项提名并拿下最佳新导演和最佳男主角2项大奖后,导演陈建斌原本以为自己的处女作《一个勺子》,会顺风顺水地“嫁给”观众,然而,王学兵事件后,电影无限期延后了。现在,它终于获准公映,陈建斌带着主演蒋勤勤、金世佳,昨天也抵达全国巡回路演的首站上海。虽然宣传人员一再期待媒体问关于王学兵的敏感问题,但一肚子苦水的陈建斌自己却没忍住,他说,自己抱着“一定要见到观众”的信心等到了今天,而这对自己来说,也算是个修行。

作品一定要见观众

曾经,陈建斌春风得意,首次跨界做导演,就得到了大奖的肯定,以为马上就能公映,结果他等来了晴天霹雳,也让他每次面对媒体时,都会被追问王学兵的事。“情况发生了逆转,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他说,但他称自己没有动摇过,“我觉得它一定是能上映的,不管它是在什么时候,不管是以什么面目,它总是要与观众见面的,这是必须的。”

在戏剧学院读书时,排完了一个话剧,一直到彩排都不能算得上真正的演出,必须见到真正的观众,才算是排完,而这,也让陈建斌一直坚持着《一个勺子》必须公映。“电影也是如此,我们拍完了,还得了点奖,但对我来说,这个电影还有完,不管这个电影票房如何,有多少观众看到它,一定要见观众,一定要见真正的观众,那么我会得到与观众交流,这个是我珍贵的东西,这个才是我想要的东西。”

广电总局禁令影响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勺子》,还包括了《捉妖记》、《道士下山》、《小时代》等大投资影片,有人重拍有人删减,“别的电影所需要经历的,我都经历了,他们做了很多尝试,我也曾经做过,补拍、重拍什么的,我也都做过,最终我们选择了等待,等待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到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终于可以上映这部电影了。”陈建斌说,为了上映他们做了删减,“就是关于学兵那块,这个是必须的,这是前提,如果不做这个就完全不行。”

对于这样的意外,陈建斌称对自

己意义重大:“如果一件事情,仅仅只给了你正面的影响,也许在你生命中留下的印象没有那么深刻,就是因为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觉得在大家看来不是很好的事情,很多坎坷,让这部电影对我的意义就变得非常重大,因为从挫折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在成功中学到的东西,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为了我,而是我们剧组的每一个人,都会咀嚼这个痛苦,都会咀嚼这个坎坷,我觉得对我们后边再做一部戏,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做导演该听内心召唤

如今再说这漫长的等待值不值得,已没必要,已是著名演员的陈建斌,导这电影,自然没有经济上的考量。“我和职业导演最大的区别是,我首先是一个演员,如果我不导戏,完全可以。那么我为什么要去导戏?那我一定是觉得,我想看的电影,我没有看到,所以我就自己来导这样一部电影。”他告诉记者。

陈建斌想做导演的心,早就有了,他曾尝试自己写剧本,然而却一直找不到好的故事题材,直到他偶然在《人民文学》读到了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该书作者是胡学文,现为河北作协副主席。影片讲述了陈建斌饰演的农民拉条子在镇上遇到一个讨饭的傻子(西北方言里称为“勺子”),傻子跟着他回了家,随后拉条子被迫当好人,上演了一部荒诞喜剧。“类似的社会新闻很多,但这个让我有改编电影的冲动,是因为它的结构。”他说,“当你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你时常会觉得自己身上有些东西真的很傻,这些东西让自己吃了很多亏、吃了很多苦头,你想要要把身上的这些东西改掉、扔掉,让自己获得更大的幸福,但是你甩不掉,因为人要战胜自己是很难的;第二,有一天你真的改掉了,难道这就是好的吗?你扔掉的那些傻的部分,是不是全无价值?”

坚持并付出了许多心血的影片,是陈建斌想要的,对于市场,他说他应该听从内心的召唤。“我完全一开始就拍类型片,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都是从他内心中的某种价值判断,他得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什么才是对的,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诚实的话,他就应该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 文娱速递



谢天笑的歌迷称其为“现场之王”。

谢天笑:摇滚未到黄金时代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当很多的摇滚大牌,都在往商业明星方向走的时候,谢天笑明显是个异类。他还在“折腾”着自己的摇滚,并因此被人称为“摇滚老炮”,周末他在上海完成了每年最重要的两场演出之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竟然选择了跟专业编制的交响乐团合作。人来得不算多,但个个都被他捣鼓得沸腾不已,于是他告诉记者,“如果有一天称为主流摇滚明星,我会以此为耻”,他期待自己能等来那么一天,周围的人不再用看疯子的眼光看摇滚乐,而是“摇滚就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里”。

谢天笑在摇滚上,向来是疯玩的代名词。就像这次,他开场在鼓风机里弓着背,弹拨着……古筝!而随后,更有视觉冲击力的一幕发生了,身穿礼服的靳海音管弦乐团50人端坐台上,黑皮衣加墨镜的谢天笑三人

“冷血动物乐队”则立于台前,一边静若止水,一边疯狂地蹦跳嘶吼,最后甚至砸掉了价值数万元的吉他!

“和交响乐合作好像是一种必然,很多乐队玩到一定程度以后都这么干。这种形式不算创新,有点俗,我想避开它,但我希望我们的玩法和所有的乐队不一样,编曲上加了很多新的想法,有的歌整体气质都改变了。”谢天笑说,“有一些老歌,我自己演了很多年,并不是很想唱,但是经过这个编排编曲以后,有了新的感觉,大气了很多。当然,开场也有古筝等,与管弦乐配合在一起,真的特别好听。”

了解他的人都知,他没有太多作秀的姿态,就是想把摇滚乐玩得更纯粹一点。因为即使是越来越多选秀歌手唱摇滚,他也认为摇滚乐在中国的真正黄金时代还没来临,“那个时候,中国人看待摇滚乐应该不再好奇或偏见。”

■ 娱是乎

综艺版权之争背后是创意不足

□王璐

《极限挑战》的余热尚未散去,该节目除了贡献出让人捧腹的段子之外,因版权问题引起的停播纷争也让人印象深刻。昨日,该节目的“正版”《了不起的挑战》在沪发布,这档汇集了阮经天、沙溢、岳云鹏、华少、撒贝宁、乐嘉六位MC的挑战节目将于本月22日登陆央视一套。从现场视频看,除了在节目内容和《极限挑战》很接近之外,甚至连节目中标题式的话语也似曾相识,只是从“这就是命”变成了“平凡生活,挑战了不起”。

“盗版”已经大获成功,正版的前景会如何呢?该节目的总导演陈涤自信不惧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盗版与正版之争并非孤例,无独有偶,上周,深圳卫视《极速前进》遭山寨,联合美国原版发起了维权宣言,《偶像来了》曾引起蔚为可观的一场口水战。正在热播的《隐藏的歌手》也被指抄袭韩国的《天下无双》。版权抄袭缘何成为业内的常态?资深业内人士李泽清告诉记者,这一方面

反映了我国国内版权体系缺乏,尊重版权的意识薄弱。另一方面,囿于广电总局政令钳制,各卫视和地方频道每年播出的新引进境外版权模式节目不得超过一个。因此,不少电视台就会选择打擦边球,借鉴、乃至抄袭。

值得警惕的是,抄袭横行的背后,反映了我们国家综艺节目原创能力的不足,面对丰富的时段空间,优质的综艺IP自然成为各家追捧的对象。综艺大热背景下,韩国电视台热门的综艺节目几乎已经被买空,《蒙面歌王》等节目,即便在当地也不过是播出数月的新节目。曾经有业内人士不无开玩笑地说,韩国模式买完了的中国人,已经把魔爪伸向了日本模式。对此,国内版权模式专家刘熙晨说,电视人必须懂国际规则,就是尊重版权,尊重模式,不仅仅是尊重这样一个创意的知识产权,更是尊重行业人自身,等于尊重了创意。“否则的话,今天抄来抄去,我们模式不值钱,我们的创意就不值钱,既然创意不值钱的话,我们为什么去做?”

完美假期:许晓诺完美夺冠

青年报特派记者 王璐

本报长沙专电 11月7日,《完美假期》总决赛之夜,许晓诺以3323万网络人气投票,和6.3的房客内投票数,拿下第一季总冠军头衔。不仅捧走100万元个人发展基金的同时,还收获了无数粉丝和媒体的关注。除此之外,另一个大奖“完美聚焦奖”也由许晓诺夺得。

值得一提的是,当日所有的奖项均由粉丝颁出,让人见证了粉丝的力量。而本届冠军许晓诺也因为在这数百个镜头亿万粉丝面前,展示了自己最原始真实的一面而收获了冠军。谈及夺冠的感受时,许晓诺表示:“如果没有粉丝就没有今天的我,所以冠军不是我一个人的,它属于所有的粉丝和房客们!”除了许晓诺之外,3W、王濛这些原本籍籍无名的素人借由

《完美假期》吸粉无数,可以说,《完美假期》重新定义了素人真人秀,没有明星,网生节目可以让素人变明星。

这一档近90天没有电话、没有网络的真人秀,让16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共处在一个屋檐下。只为探讨一个问题:人与人之间,究竟应该如何相处?这也给我们思考,以《完美假期》为代表的网生节目通过互联网即时和无死角的特点,凸显人性的光辉和狡黠,面对抉择的坚定和动摇,正在成为网生一代收看节目新的旨趣所在。

《完美假期》第一季已经尘埃落定,陪伴这个节目从盛夏走到深秋的网友们,在为它喝彩的同时也表达了不舍和惋惜。据悉,芒果TV《完美假期》将在明年与观众再次见面,《完美假期》小说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赶工中。